

中·国·书·籍·国·学·馆 全四卷 第三卷

西游记

《中国书籍国学馆》编委会 编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中国书籍国学馆

全四卷 第三卷

西游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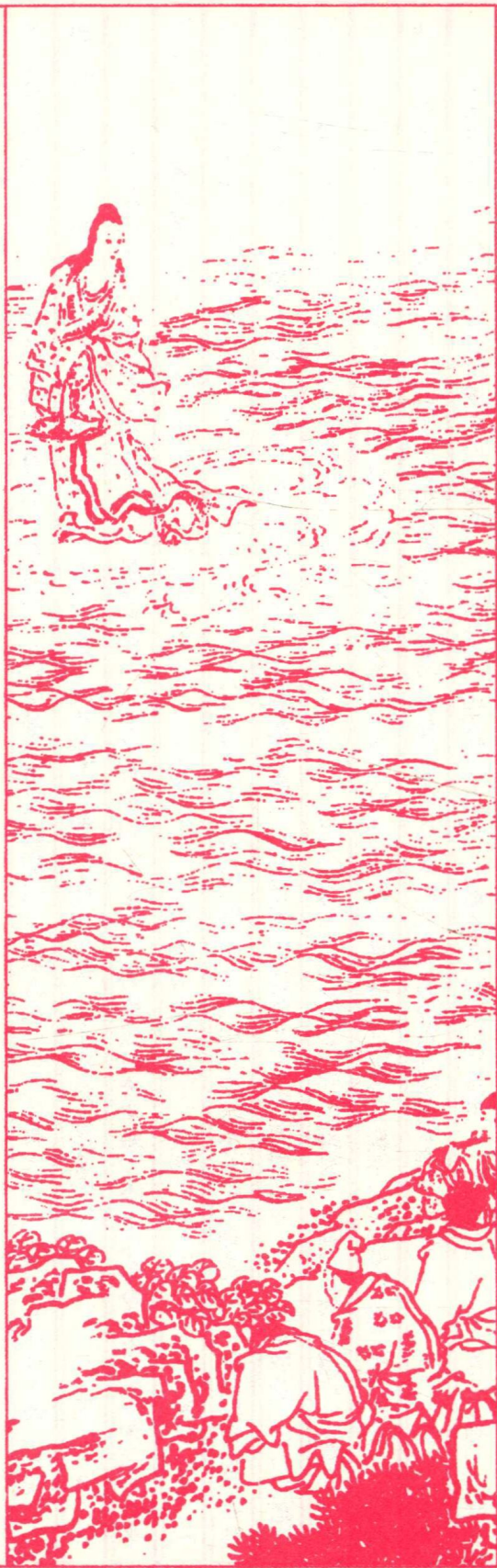
《中国书籍国学馆》编委会 编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

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



却说孙大圣与八戒、沙僧辞陈老来至河边，道：「兄弟，你两个议定，那一个先下水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我两个手段不见怎的，还得你先下水。」行者道：「不瞞贤弟说，若是山里妖精，全不用你们费力；水中之事，我去不得。就是下海行江，我须要捻着避水诀，或者变化什么鱼蟹之形才去得。若是那般捻诀，却轮不得铁棒，使不得神通，打不得妖怪。我久知你两个乃惯水之人，所以要你两个下去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哥，小弟虽是去得，但不知水底如何。我等大家都去，哥哥变作什么模样，或是我驮着你，分开水道，寻着妖怪的巢穴，你先进去打听打听。若是师父不曾伤损，还在那里，我们好努力征讨。假若不是这怪弄法，或者湔杀师父，或者被妖吃了，我等不须苦求，早早的别寻道路何如？」行者道：「贤弟说得有理，你们那个驮我？」八戒暗喜道：「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，今番原来不会水，等老猪驮他，也捉弄他捉弄！」呆子笑嘻嘻的叫道：「哥哥，我驮你。」行者就知有意，却便将计就计道：「是，也好，你比悟净还有些膂力。」八戒就背着他。沙僧剖开水路，弟兄们同人通天河内。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远近，那呆子要捉弄行者，行者随即拔下一根毫毛，变做假身，伏在八戒背上，真身变作一个猪虱子，紧紧的贴在他耳朵里。八戒正行，忽然打个踉蹌，得故子把行者往前一惯，扑的跌了一跤。原来那个假身本是毫毛变的，却就飘起去，无影无形。沙僧道：「二哥，你是怎么说？不好生走路，就跌在泥里，便也罢了，却把大哥不知跌在那里去了！」八戒道：「那猴

子不禁跌，一跌就跌化了。兄弟，莫管他死活，我和你且去寻师父去。」沙僧道：「不好，还得他来，他虽水性不知，他比我们乖巧。若无他来，我不与你去。」行者在八戒耳朵里，忍不住高叫道：「悟净！老孙在这里也。」沙僧听得，笑道：「罢了！这呆子是死了！你怎么就敢捉弄他！如今弄得闻声不见面，却怎是好？」八戒慌得跪在泥里磕头道：「哥哥，是我不是了，待救了师父上岸陪礼。你在那里做声？就影杀我也！你请现原身出来，我驮着你，再不敢冲撞你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是你还驮着我哩。我不弄你，你快走！快走！」那呆子絮絮叨叨，只管念诵着陪礼，爬起来与沙僧又进。

行了又有百十里远近，忽抬头望见一座楼台，上有「水鼋之第」四个大字。沙僧道：「这厢想是妖精住处，我两个不知虚实，怎么上门索战？」行者道：「悟净，那门里外可有水么？」沙僧道：「无水。」行者道：「既无水，你再藏隐在左右，待老孙去打听打听。」好大圣，爬离了八戒耳朵里，却又摇身一变，变作个长脚虾婆，两腿跳到门里。睁眼看时，只见那怪坐在上面，众水族摆列两边，有个斑衣鳊婆坐于侧手，都商议要吃唐僧。行者留心，两边寻找不见，忽看见一个大肚虾婆走将来，径往西廊下立定。行者跳到面前称呼道：「姆姆，大王与众商议要吃唐僧，唐僧却在那里？」虾婆道：「唐僧被大王降雪结冰，昨日拿在宫后石匣中间，只等明日他徒弟们不来吵闹，就奏乐享用也。」行者闻言，演了一会，径直寻到宫后，看果有一个石匣，却象人家槽房里的猪槽，又似人间一口石棺材之样，量量足有六尺长短；却伏在上面，听了一会，只听得三藏在里面嚶嚶的哭哩。行者不言语，侧耳再听，那师父挫得牙响，眼了一声道——

自恨江流命有愆，生时多少水灾缠。出娘胎腹淘波浪，拜佛西天堕渺渊。前遇黑河身有难，今逢冰解命归泉。不知徒弟能来否，可得真经返故园？

行者忍不住叫道：「师父莫恨水灾，《经》云，土乃五行之母，水乃五行之源。无土不生，无水不长。老孙来了！」三藏闻得道：「徒弟啊，救我耶！」行者道：「你且放心，待我们擒住妖精，管教你脱难。」三藏道：「快些儿下手！再停一日，足足闷杀我也！」行者道：「没事，没事！我去也！」急回头，跳将出去，到门外现了原身叫：「八戒！」那呆子与沙僧近道：「哥哥，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此怪骗了师父。师父未曾伤损，被怪物盖在石匣之下。你两个快早挑战，让老孙先出水面。你若擒得他就擒；擒不得，做个佯输，引他出水，等我打他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哥放心先去，待小弟们鉴貌辨色。」这行者捻着避水诀，钻出波中，停立岸边等候不题。

你看那猪八戒行凶，闯至门前，厉声高叫：「泼怪物！送我师父出来！」慌得那门里小妖急报：「大王，门外有人要师父哩！」妖邪道：「这定是那泼和尚来了。」教：「快取披挂兵器来！」众小妖连忙取出。妖邪结束了，执兵器在手，即命开门，走将出来。八戒与沙僧对列左右，见妖邪怎生披挂。好怪物！你看他——

头戴金盔晃且辉，身披金甲掣虹霓。腰围宝带团珠翠，足踏烟黄靴样奇。鼻准高隆如峻耸，天庭广阔若龙仪。眼光闪烁圆还暴，牙齿钢锋尖又齐。短发蓬松飘火焰，长须潇洒挺金锥。口咬一枝青嫩藻，手拿九瓣赤铜锤。一声咿哑门开处，响似三春惊蛰雷。这等形容人世少，敢称灵显大王威。

妖邪出得门来，随后有百十个小妖，一个个轮枪舞剑，摆开两哨，对八戒道：「你是那寺里和尚，为甚到此喧嚷？」八戒喝道：「我把你这打不死的泼物！你前夜与我顶嘴，今日如何推不知来问我？我本是东土大唐圣僧之徒弟，往西天拜佛求经者。你弄玄虚，假做什么灵感大王，专在陈家庄要吃童男童女，我本是陈清家一秤金，你不认得我么？」那妖邪道：「你这和尚，甚没道理！你变做一秤金，该一个冒名顶替之罪。我倒不曾吃你，反被你伤了我手背，已此让了你，你怎么又寻上我的门来？」八戒道：「你既让我，却怎么又弄冷风，下大雪，冻结坚冰，害我师父？快早送我师父出来，万事皆休！牙进半个不字，你只看看手中钯，决不饶你！」妖邪闻言，微微冷笑道：「这和尚卖此长舌，胡夸大口。果然是我作冷下雪冻河，摄你师父。你今嚷上门来，思量取讨，只怕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。那时节，我因赴会，不曾带得兵器，误中你伤。你如今且休要走，我与你交敌三合，三合敌得我过，还你师父；敌不过，连你一发吃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好乖儿子，正是这等说！仔细看钯！」妖邪道：「你原来是半路上出家的和尚。」八戒道：「我的儿，你真个有些灵感，怎么就晓得我是半路出家的？」妖邪道：「你会使钯，想是雇在那里种园，把他钯钯拐将来也。」八戒道：「儿子，我这钯不是那筑地之钯，你看——」

巨齿铸就如龙爪，逊金妆来似蟒形。若逢对敌寒风洒，但遇相持火焰生。能与圣僧除怪物，西方路上捉妖精。轮动烟云遮日月，使开霞彩照分明。筑倒太山千虎怕，掀翻大海万龙惊。饶你威灵有手段，一筑须教九窟窿！

那个妖邪那里肯信，举铜锤劈头就打，八戒使钯架住道：「你这泼物，原来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！」那怪道：「你怎么认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？」八戒道：「你会使铜锤，想是雇在那个银匠家扯炉，被你得了手，偷将出来的。」妖邪道：「这不是打银之锤，你看——」

九瓣攒成花骨朵，一竿虚孔万年青。原来不比凡间物，出处还从仙苑名。绿房紫萼瑶池老，素质清香碧沼生。因我用功持炼过，坚如钢锐彻通灵。枪刀剑戟浑难赛，钺斧戈矛莫敢经。纵让你钯能利刃，汤着吾锤迸折钉！

沙和尚见他两个攀话，忍不住近前高叫道：「那怪物休得浪言！古人云，口说无凭，做出便见。不要走！且吃我一杖！」妖邪使锤杆架住道：「你也是半路里出家的和尚。」沙僧道：「你怎么认得？」妖邪道：「你这个模样，象一个磨博士出身。」沙僧道：「如何认得我象个磨博士？」妖邪道：「你不是磨博士，怎么会使赶面杖？」沙僧骂道：「你这孽障，是也不曾见——」

这般兵器人间少，故此难知宝杖名。出自月宫无影处，梭罗仙木琢磨成。外边嵌宝霞光耀，内里钻金瑞气凝。先日也曾陪御

宴，今朝秉正保唐僧。西方路上无知识，上界宫中有大名。唤做降妖真宝杖，管教一下碎天灵！

那妖邪不容分说，三家变脸，这一场，在水底下好杀——

铜锤宝杖与钉钯，悟能悟净战妖邪。一个是天蓬临世界，一个是上将降天涯。他两个夹攻水怪施威武，这一个独抵神僧势可夸。有分有缘成大道，相生相克秉恒沙。土克水，水干见底；水生木，木旺开花。禅法参修归一体，还丹炮炼伏三家。土是母，发金芽，金生神水产婴娃；水为本，润木华，木有辉煌烈火霞。攒簇五行皆别异，故然变脸各争差。看他那铜锤九瓣光明好，宝杖千丝彩绣佳。钹按阴阳分九曜，不明解数乱如麻。捐躯弃命因僧难，舍死忘生为释迦。致使铜锤忙不坠，左遮宝杖右遮钹。

三人在水底下斗经两个时辰，不分胜败。猪八戒料道不得赢他，对沙僧丢了个眼色，二人诈败佯输，各拖兵器，回头就走。那怪物教：「小的们，扎住在此，等我赶上这厮，捉将来与汝等凑吃哑！」你看他如风吹败叶，似雨打残花，将他两个赶出水面。

那孙大圣在东岸上，眼不转睛，只望着河边水势。忽然见波浪翻腾，喊声号吼，八戒先跳上岸道：「来了，来了！」沙僧也到岸边道：「来了，来了！」那妖邪随后叫：「那里走！」才出头，被行者喝道：「看棍！」那妖邪闪身躲过，使铜锤急架相还。一个在河边涌浪，一个在岸上施威。搭上手未经三合，那妖遮架不住，打个花，又淬于水里，遂此风平浪息。行者回转高崖道：「兄弟们，辛苦啊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哥啊，这妖精，他在岸上觉到不济，在水底也尽利害哩！我与二哥哥左右齐攻，只战得个两平，却怎么处置救师父也？」行者道：「不必疑迟，恐怕他伤了师父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我这一去哄他出来，你莫做声，但只在半空中等候。估着他钻出头来，却使个捣蒜打，照他顶门上着着实实一下！纵然打不死他，好道也护疼发晕，却等老猪赶上一钹，管教他了帐！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这叫做里迎外合，方可济事。」他两个复入水中不题。

却说那妖邪败阵逃生，回归本宅，众妖接到宫中，鰲婆上前问道：「大王赶那两个和尚到那方来？」妖邪道：「那和尚原来还有一个帮手。他两个跳上岸去，那帮手轮一条铁棒打我，我闪过与他相持。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少斤重，我的铜锤莫想架得住，战未三合，我却败回来也。」鰲婆道：「大王，可记得那帮手是甚相貌？」妖邪道：「是一个毛脸雷公嘴，查耳朵，折鼻梁，火眼金睛和尚。」鰲婆闻说，打了一个寒噤道：「大王啊！亏了你识俊，逃了性命！若再三合，决然不得全生！那和尚我认得他。」妖邪道：「你认得他是谁？」鰲婆道：「我当年在东洋海内，曾闻得老龙王说他的名誉，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，混元一气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齐天大圣，如今归依佛教，保唐僧往西天取经，改名唤做孙悟空行者。他的神通广大，变化多端，大王，你怎么惹他！今后再莫与他战了。」

说不了，只见门里小妖来报：「大王，那两个和尚又来门前索战哩！」妖精道：「贤妹所见甚长，再不出去，看他怎么。」急传令，

教：「小的们，把门关紧了，正是任君门外叫，只是不开门。让他缠两日，性摊了回去时，我们却不自在受用唐僧也？」那小妖一齐都搬石头，塞泥块，把门闭杀。八戒与沙僧连叫不出，呆子心焦，就使钉钯筑门。那门已此紧闭牢关，莫想能破；被他七八钯，筑破门扇，里面却都是泥土石块，高送千层。沙僧见了道：「二哥，这怪物惧怕之甚，闭门不出，我和你且回上河崖，再与大哥计较去来。」八戒依言，径转东岸。

那行者半云半雾，提着铁棒等哩。看见他两个上来，不见妖怪，即按云头迎至岸边，问道：「兄弟，那话儿怎么不上来？」沙僧道：

「那怪物紧闭宅门，再不出来见面，被二哥打破门扇看时，那里面都使些泥土石块实实在在的迭住了。故此不能得战，却来与哥哥计议，再怎么去救师父。」行者道：「似这般却也无法可治。你两个只在河岸上巡视着，不可放他往别处走了，待我去来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往那里去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上普陀岩拜问菩萨，看这妖怪是那里出身，姓甚名谁。寻着他的祖居，拿了他的家属，捉了他的四邻，却来此擒怪救师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啊，这等干，只是忒费事，担搁了时辰了。」行者道：「管你不费事，不担搁！我去就来！」

好大圣，急纵祥光，躲离河口，径赴南海。那里消半个时辰，早望见落伽山不远，低下云头，径至普陀崖上。只见那二十四路诸天与守山大神、木叉行者、善财童子、捧珠龙女，一齐上前，迎着施礼道：「大圣何来？」行者道：「有事要见菩萨。」众神道：「菩萨今早出洞，不许人随，自入竹林里观玩。知大圣今日必来，吩咐我等在此候接大圣，不可就见。请在翠岩前聊坐片时，待菩萨出来，自有道理。」行者依言，还未坐下，又见那善财童子上前施礼道：「孙大圣，前蒙盛意，幸菩萨不弃收留，早晚不离左右，专侍莲台之下，甚得善慈。行者知是红孩儿，笑道：「你那时节魔业迷心，今朝得成正果，才知老孙是好人也。」

行者久等不见，心焦道：「列位与我传报传报，但迟了，恐伤吾师之命。」诸天道：「不敢报，菩萨吩咐，只等他自出来哩。」行者性急，那里等得，急纵身往里便走。噫——

这个美猴王，性急能鹘薄。诸天留不住，要往里边躡。拽步入深林，睁眼偷觑着。远观救苦尊，盘坐衬残箸。懒散怕梳妆，容颜多绰约。散挽一窝丝，未曾戴缨络。不挂素蓝袍，贴身小袄缚。漫腰束锦裙，赤了一双脚。披肩绣带无，精光两臂膊。玉手执钢刀，正把竹皮削。

行者见了，忍不住厉声高叫道：「菩萨，弟子孙悟空志心朝礼。」菩萨教：「外面候候。」行者叩头道：「菩萨，我师父有难，特来拜问通天河妖怪根源。」菩萨道：「你且出去，待我出来。」行者不敢强，只得走出竹林，对众诸天道：「菩萨今日又重置家事哩，怎么不坐莲台，不妆饰，不喜欢，在林里削篾做甚？」诸天道：「我等却不知。今早出洞，未曾收束，就入林中去了，又教我等在此接候大圣，必然为大

圣有事。『行者没奈何，只得等候。

不多时，只见菩萨手提一个紫竹篮儿出林道：『悟空，我与你救唐僧去来。』行者慌忙跪下道：『弟子不敢催促，且请菩萨着衣登座。』菩萨道：『不消着衣，就此去也。』那菩萨撇下诸天，纵祥云腾空而去，孙大圣只得相随。顷刻间，到了通天河界，八戒与沙僧看见道：『师兄性急，不知在南海怎么乱嚷乱叫，把一个未梳妆的菩萨逼将来也。』说不了，到了河岸。二人下拜道：『菩萨，我等擅干，有罪，有罪！』菩萨即解下一根束袄的丝绦，将篮儿拴定，提着丝绦，半踏云彩，抛在河中，往上溜头扯着，口念颂子道：『死的去，活的住，死的去，活的住！』念了七遍，提起篮儿，但见那篮里亮灼灼一尾金鱼，还斩眼动鳞。菩萨叫：『悟空，快下水救你师父耶。』行者道：『未曾拿住妖邪，如何救得师父？』菩萨道：『这篮儿里不是？』八戒与沙僧拜问道：『这鱼儿怎生有那等手段。』菩萨道：『他本是我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，每日浮头听经，修成手段。那一柄九瓣铜锤，乃是一枝未开的菡萏，被他运炼成兵。不知是那一日，海潮泛涨，走到此间。我今早扶栏看花，却不见这厮出拜，掐指巡纹，算着他在此成精，害你师父，故此未及梳妆，运神功，织个竹篮儿擒他。』行者道：『菩萨，既然如此，且待片时，我等叫陈家庄众信人等，看看菩萨的金面。』一来说此收怪之事，好教凡人信心供养。』菩萨道：『也罢，你快去叫来。』那八戒与沙僧，一齐飞跑至庄前，高叫道：『都来看活观音菩萨，都来看活观音菩萨。』一庄老幼男女，都向河边，也不顾泥水，都跪在里面，磕头礼拜。内中有善图画者，传下影神，这才是鱼篮观音现身。当时菩萨就归南海。

八戒与沙僧，分开水道，径往那水鼋之第找寻师父。原来那里边水怪鱼精，尽皆死烂。却入后宫，揭开石匣，驮着唐僧，出离波津，与众相见。那陈清兄弟叩头称谢道：『老爷不依小人劝留，致令如此受苦。』行者道：『不消说了。你们这里人家，下年再也不用祭赛，那大王已此除根，永无伤害。陈老儿，如今才好累你，快寻一只船儿，送我们过河去也。』那陈清道：『有，有，有！』就教解板打船，众庄客闻得此言，无不喜舍。那个道我买桅篷，这个道我办篙桨，有的说我出绳索，有的说我雇水手。正都在河边上吵闹，忽听得河中间高叫：『孙大圣不要打船，花费人家财物，我送你师徒们过去。』众人听说，个个心惊，胆小的走了回家，胆大的战兢兢贪看。须臾那水里钻出一个怪来，你道怎生模样——

方头神物非凡品，九助灵机号水仙。曳尾能延千纪寿，潜身静隐百川渊。翻波跳浪冲江岸，向日朝风卧海边。养气含灵真有道，多年粉盖癞头鼋。

那老鼋又叫：『大圣，不要打船，我送你师徒过去。』行者轮着铁棒道：『我把你这个孽畜！若到边前，这一棒就打死你！』老鼋道：『我感大圣之恩，情愿办好心送你师徒，你怎么反要打我？』行者道：『与你有何恩惠？』老鼋道：『大圣，你不知这下水鼋之第，乃是我

的住宅，自历代以来，祖上传留到我。我因省悟本根，养成灵气，在此处修行，被我祖居翻盖了一遍，立做一个水鼋之第。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啸波翻，他赶潮头，来于此处，仗逞凶顽，与我争斗，被他伤了我许多儿女，夺了我许多眷族。我斗他不过，将巢穴白白的被他占了。今蒙大圣至此搭救唐师父，请了观音菩萨扫净妖氛，收去怪物，将第宅还归于我。我如今团圞老小，再不须挨土帮泥，得居旧舍。此恩重若丘山，深如大海。且不但我等蒙惠，只这一庄上人，免得年年祭赛，全了多少人家儿女，此诚所谓一举而两得之恩也！敢不报答？」行者闻言，心中暗喜，收了铁棒道：「你端的是真实之情么？」老鼋道：「因大圣恩德洪深，怎敢虚谬？」行者道：「既是真情，你朝天赌咒。」那老鼋张着红口，朝天发誓道：「我若真情不送唐僧过此通天河，将身化为血水！」行者笑道：「你上来，你上来。」老鼋却才负近岸边，将身一纵，爬上河崖。众人近前观看，有四丈围圆的一个大白盖。行者道：「师父，我们上他身，渡过去也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呀，那层冰厚冻，尚且连遭，况此鼋背，恐不稳便。」老鼋道：「师父放心，我比那层冰厚冻，稳得紧哩，但歪一歪，不成果！」行者道：「师父啊，凡诸众生，会说人话，决不打诳语。」教：「兄弟们，快牵马来。」

到了河边，陈家庄老幼男女，一齐来拜送。行者教把马牵在白鼋盖上，请唐僧站在马的颈项左边，沙僧站在右边，八戒站在马后，行者站在马前，又恐那鼋无礼，解下虎筋绦子，穿在老鼋的鼻之内，扯起来象一条缰绳，却使一只脚踏在盖上，一只脚登在头上，一只手扶着铁棒，一只手扯着缰绳，叫道：「老鼋，慢慢走啊，歪一歪儿，就照头一下！」老鼋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他却蹬开四足，踏水面如行平地。众人都在岸上，焚香叩头，都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正是真罗汉临凡，活菩萨出现。众人只拜的望不见形影方回，不题。

却说那师父驾着白鼋，那消一日，行过了八百里通天河界，干手干脚的登岸。三藏上崖，合手称谢道：「老鼋累你，无物可赠，待我取经回谢你罢。」老鼋道：「不劳师父赐谢。我闻得西天佛祖无灭无生，能知过去未来之事。我在此间，整修行了一千三百余年，虽然延寿身轻，会说人语，只是难脱本壳。万望老师父到西天与我问佛祖一声，看我几时得脱本壳，可得一个人身。」三藏响允道：「我问，我问。」那老鼋才淬水中去了。行者遂伏侍唐僧上马，八戒挑着行囊，沙僧跟随左右，师徒们找大路，一直奔西。这是——

圣僧奉旨拜弥陀，水远山遥灾难多。意志心诚不惧死，白鼋驮渡过天河。

毕竟不知此后还有多少路程，还有什么凶吉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〇五〇回

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



词曰：

心地频频扫，尘情细细除，莫教坑塹陷毗卢。本体常清静，方可论元初。性烛须挑剔，曹溪任吸呼，勿令猿马气声粗。昼夜绵绵息，方显是功夫。

这一首词，牌名《南柯子》。单道着唐僧脱却通天河寒冰之灾，踏白鼋负登彼岸。四众奔西，正遇严冬之景，但见那林光漠漠烟中淡，山骨棱棱水外清。师徒们正当行处，忽然又遇一座大山，阻住去道，路窄崖高，石多岭峻，人马难行。三藏在马上兜住缰绳，叫声：「徒弟。」那孙行者引八戒、沙僧近前侍立道：「师父，有何吩咐？」三藏道：「你看那前面山高，只恐有虎狼作怪，妖兽伤人，今番是必仔细！」行者道：「师父放心莫虑，我等兄弟三人，性和意合，归正求真，使出荡怪降妖之法，怕什么虎狼妖兽！」三藏闻言，只得放怀前进，到于谷口，促马登崖，抬头观看，好山——

嵯峨矗矗，峦削巍巍。嵯峨矗矗冲霄汉，峦削巍巍碍碧空。怪石乱堆如坐虎，苍松斜挂似飞龙。岭上乌啼娇韵美，崖前梅放异香浓。涧水潺湲流出冷，巖云黯淡过来凶。又见那飘飘雪，凛凛风，咆哮饿虎吼山中。寒鸦抹树无栖处，野鹿寻窝没定踪。可叹行

人难进步，皱眉愁脸把头蒙。

师徒四众，冒雪冲寒，战兢兢，行过那巅峰峻岭，远望见山凹中有楼台高耸，房舍清幽。唐僧马上欣然道：「徒弟啊，这一日又饥又寒，幸得那山凹里有楼台房舍，断乎是庄户人家，庵观寺院，且去化些斋饭，吃了再走。」行者闻言，急睁睛看，只见那壁厢凶云隐隐，恶气纷纷，回首对唐僧道：「师父，那厢不是好处。」三藏道：「见有楼台亭宇，如何不是好处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师父啊，你那里知道？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，善能点化住宅，不拘什么楼台房舍，馆阁亭宇，俱能指化了哄人。你知道龙生九种，内有一种名「蜃」，蜃气放出，就如楼阁浅池。若遇大江昏迷，蜃现此势，倘有鸟鹊飞腾，定来歇翅，那怕你上万论千，尽被他一气吞之。此意害人最重，那壁厢气色凶恶，断不可入。」三藏道：「既不可入，我却着实饿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师父果饥，且请下马，就在这平处坐下，待我别处化些斋来你吃。」三藏依言下马。八戒采定缰绳，沙僧放下行李，即去解开包裹，取出钵盂，递与行者。行者接钵盂在手，吩咐沙僧道：「贤弟，却不可前进，好生保护师父稳坐于此，待我化斋回来，再往西去。」沙僧领诺。行者又向三藏道：「师父，这去处少吉多凶，切莫要动身别往，老孙化斋去也。」唐僧道：「不必多言，但要你快去快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」行者转身欲行，却又回来道：「师父，我知你没甚坐性，我与你个安身法儿。」即取金箍棒，幌了一幌，将那平地周围画了一道圈子，请唐僧坐在中间，着八戒、沙僧侍立左右，把马与行李都放在近身，对唐僧合掌道：「老孙画的这圈，强似那铜墙铁壁，凭他什么虎豹狼虫，妖魔鬼怪，俱莫敢近。但不许你们走出圈外，只在中间稳坐，保你无虞；但若出了圈儿，定遭毒手。千万千万！至嘱至嘱！」三藏依言，师徒俱端然坐下。行者才起云头，寻庄化斋，一直南行，忽见那古树参天，乃一村庄舍。按下云头，仔细观看，但只见——

雪欺衰柳，冰结方塘。疏疏修竹摇青，郁郁乔松凝翠。几间茅屋半装银，一座小桥斜砌粉。篱边微吐水仙花，檐下长垂冰冻箸。飒飒寒风送异香，雪漫不见梅开处。

行者随步观看庄景，只听得呀的一声，柴扉响处，走出一个老者，手拖藜杖，头顶羊裘，身穿破衲，足踏蒲鞋，拄着杖，仰身朝天道：「西北风起，明日晴了。」说不了，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儿来，望着行者，汪汪的乱吠。老者却才转过头来，看见行者捧着钵盂，打个问讯道：「老施主，我和尚是东土大唐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者，适路过宝方，我师父腹中饥饿，特造尊府募化一斋。」老者闻言，点头顿杖道：「长老，你且休化斋，你走错了路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不错。」老者道：「往西天大路，在那直北下，此间到那里有千里之遥，还不去找大路而行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正是直北下，我师父现在大路上端坐，等我化斋哩。」那老者道：「这和尚胡说了。你师父在大路上等你化斋，似这千里之遥，就会走路，也须得六七日，走回去又要六七日，却不饿坏他也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瞞老施主说，我才然离了师父，还不一盏热茶之

时，却就走到此处。如今化了斋，还要趁去作午斋哩。」老者见说，心中害怕道：「这和尚是鬼，是鬼！」急抽身往里就走。行者一把扯住道：「施主那里去？有斋快化些儿。」老者道：「不方便，不方便！别转一家儿罢！」行者道：「你这施主，好不会事！你说我离此有千里之遥，若再转一家，却不又有千里？真是饿杀我师父也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实不瞒你说，我家老小六七口，才淘了三升米下锅，还未曾煮熟。你且到别处去转转再来。」行者道：「古人云，走三家不如坐一家。我贫僧在此等一等罢。」那老者见缠得紧，恼了，举藜杖就打。行者公然不惧，被他照光头上打了七八下，只当与他拂痒。那老者道：「这是个撞头的和尚！」行者笑道：「老官儿，凭你怎么打，只要记得杖数明白，一杖一升米，慢慢量来。」那老者闻言，急丢了藜杖，跑进去把门关了，只嚷：「有鬼，有鬼！」慌得那一家儿战战兢兢，把前后门俱关上。行者见他关了门，心中暗想：「这老贼才说淘米下锅，不知是虚是实。常言道，道化贤良释化愚。且等老孙进去看看。」好大圣，捻着诀，使个隐身遁法，径走入厨中看处，果然那锅里气腾腾的，煮了半锅干饭。就把钵盂往里一掇，满满的掇了一钵盂，即驾云回转不题。

却说唐僧坐在圈子里，等待多时。不见行者回来，欠身怅望道：「这猴子往那里化斋去了？」八戒在旁笑道：「知他往那里耍子去来！化什么斋，却教我们在此坐牢！」三藏道：「怎么谓之坐牢？」八戒道：「师父，你原来不知。古人划地为牢，他将棍子划了圈儿，强似铁壁铜墙，假如有虎狼妖兽来时，如何挡得住？只好白白的送与他吃罢了。」三藏道：「悟能，凭你怎么处治？」八戒道：「此间又不藏风，又不避冷，若依老猪，只该顺着路，往西且行。师兄化了斋，驾了云，必然来快，让他赶来。如有斋，吃了再走。如今坐了这一会，老大脚冷！」三藏闻此言，就是晦气星进宫，遂依呆子，一齐出了圈外。沙僧牵了马，八戒担了担，那长老顺路步行前进，不一时，到了那楼阁之所，原来是坐北向南之家。门外八字粉墙，有一座倒垂莲升斗门楼，都是五色装的，那门儿半开半掩。八戒就把马拴在门枕石鼓上，沙僧歇了担子，三藏畏风，坐于门限之上。八戒道：「师父，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，相辅之家。前门外无人，想必都在里面烘火。你们坐着，让我进去看看。」唐僧道：「仔細耶！莫要冲撞了人家。」呆子道：「我晓得，自从过了禅门，这一向也学了些礼数，不比那村莽之夫也。」

那呆子把钉钯撒在腰里，一整青锦直裰，斯斯文文，走入门里。只见是个大厅，帘栊高控，静悄悄全无人迹，也无桌椅家火。转过屏门，往里又走，乃是一座穿堂，堂后有一座大楼，楼上窗格半开，隐隐见一顶锦褥。呆子道：「想是有人怕冷，还睡哩。」他也不分内外，拽步走上楼来，用手掀开看时，把呆子唬了一个踉跄。原来那帐里象牙床，上面堆着一堆骸骨，骷髅有巴斗大，腿挺骨有四五尺长。呆子定了性，止不住腮边泪落，对骷髅点头叹云：「你不知是」

那代那朝元帅体，何邦何国大将军。当时豪杰争强胜，今日凄凉露骨筋。不见妻儿来侍奉，那逢士卒把香焚？漫观这等真堪叹，可惜兴王霸业人。

八戒正才感叹，只见那帐幔后有火光一幌。呆子道：「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后面哩。」急转步过帐观看，却是穿楼的窗扇透光。那壁厢有一张彩漆的桌子，桌子上乱搭着几件锦绣绵衣。呆子提起来看时，却是三件纳锦背心儿。他也不算好歹，拿下楼来，出厅房，径到门外道：「师父，这里全没人烟，是一所亡灵之宅。老猪走进里面，直至高楼之上，黄绫帐内，有一堆骸骨。串楼旁有三件纳锦的背心，被我拿来了，也是我们一程儿造化，此时天气寒冷，正当用处。师父，且脱了褊衫，把他且穿在底下，受用受用，免得吃冷。」三藏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律云：公取窃取皆为盗。倘或有人知觉，赶上我们，到了当官，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。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处！我们在此避风坐一坐，等悟空来时走路，出家人不要这等爱小。」八戒道：「四顾无人，虽鸡犬亦不知之，但只我们知道，谁人告我？有何证见？就如拾到的一般，那里论什么公取窃取也！」三藏道：「你胡做啊！虽是人不知之，天何盖焉！玄帝垂训云，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趁早送去还他，莫爱非礼之物。」那呆子莫想肯听，对唐僧笑道：「师父啊，我自为人，也穿了几件背心，不曾见这等纳锦的。你不穿，且待老猪穿一穿，试试新，晤晤脊背。等师兄来，脱了还他走路。」沙僧道：「既然如此说，我也穿一件儿。」两个齐脱了上盖直裰，将背心套上。才紧带子，不知怎么立站不稳，扑的一跌。原来这背心儿赛过绑缚手，霎时间，把他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。慌得个三藏跌足报怨，急忙上前来解，那里便解得开？三个人在那里吆喝之声不绝，却早惊动了魔头也。

话说那座楼房果是妖精点化的，终日在此拿人。他在洞里正坐，忽听得怨恨之声，急出门来看，果见捆住几个人了。妖魔即唤小妖，同到那厢，收了楼台房屋之形，把唐僧搀住，牵了白马，挑了行李，将八戒、沙僧一齐捉到洞里。老妖魔登台高坐，众小妖把唐僧推近台边，跪伏于地。妖魔问道：「你是那方和尚？怎么这般胆大，白日里偷盗我的衣服？」三藏滴泪告曰：「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的，因腹中饥饿，着大徒弟去化斋未回，不曾依得他的言语，误撞仙庭避风。不期我这两个徒弟爱小，拿出这衣物，贫僧决不敢坏心，当教送还本处。他不听吾言，要穿此晤晤脊背，不料中了大王机会，把贫僧拿来。万望慈悯，留我残生，求取真经，永注大王恩情，回东土千古传扬也！」那妖魔笑道：「我这里常听得人言：有人吃了唐僧一块肉，发白还黑，齿落更生，幸今日不请自来，还指望饶你哩！你那大徒弟叫做什么名字？往何方化斋？」八戒闻言，即开口称扬道：「我师兄乃五百年前大闹天宫齐天大圣孙悟空也。」那妖魔听说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老大有些悚惧，口内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久闻那厮神通广大，如今不期而会。」教：「小的们，把唐僧捆了，将那两个解下宝贝，换两条绳子也捆了。且抬在后边，待我拿住他大徒弟，一发刷洗，却好凑箸蒸吃。」众小妖答应一声，把三人一齐捆了，抬在后边，将白马拴在槽头，行李挑在屋里。众妖都磨兵器，准备擒拿行者不题。

却说孙行者自南庄人家摄了一钵盂斋饭，驾云回返旧路。径至山坡平处，按下云头，早已不见唐僧，不知何往，棍划的圈子还在，只是

人马都不见了。回看那楼台处所，亦俱无矣，惟见山根怪石。行者心惊道：「不消说了！他们定是遭那毒手也！」急依路看着马蹄，向西而赶。行有五六里，正在凄惶之际，只听得北坡外有人言语。看时，乃一个老翁，毡衣苦体，暖帽蒙头，足下踏一双半新半旧的油靴，手持着一根龙头拐棒，后边跟一个年幼的僮仆，折一枝腊梅花，自坡前念歌而走。行者放下钵盂，靛面道个问讯，叫：「老公公，贫僧问讯了。」那老翁即便回礼道：「长老那里来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们东土来的，往西天拜佛求经，一行师徒四众。我因师父饿了，特去化斋，教他三众坐在那山坡平处相候。及回来不见，不知往那条路上去了。动问公公，可曾看见？」老者闻言，呵呵冷笑道：「你那三众，可有一个长嘴大耳的么？」行者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！」又有一个晦气色脸的，牵着一匹白马，领着一个白脸的胖和尚么？」行者道：「是，是，是！」老翁道：「你们走错了路了，你休寻他，各个顾命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那白脸者是我师父，那怪样者是我师弟。我与他共发虔心，要往西天取经，如何不寻他去！」老翁道：「我才然从此过时，看见他错走了路径，闯入妖魔口里去了。」行者道：「烦公公指教指教，是个什么妖魔，居于何方，我好上门取索他等，往西天去也。」老翁道：「这座山叫做金岫山，山前有个金岫洞，那洞中有个独角咒大王。那大王神通广大，威武高强。那三众此回断没命了，你若去寻，只怕连你也难保，不如不去之为愈也。我也不敢留你，只凭你心中度量。」行者再拜称谢道：「多蒙公公指教，我岂有不寻之理！」把这斋饭倒与他，将这空钵盂自家收拾。那老翁放下拐棒，接了钵盂，递与僮仆，现出本象，双双跪下叩头叫：「大圣，小神不敢隐瞒，我们两个就是此山山神土地，在此候接大圣。这斋饭连钵盂，小神收下，让大圣身轻好施法力。待救唐僧出难，将此斋还奉唐僧，方显得大圣至恭至孝。」行者喝道：「你这毛鬼讨打！既知我到，何不早迎？却又这般藏头露尾，是甚道理？」土地道：「大圣性急，小神不敢造次，恐犯威颜，故此隐象告知。」行者息怒道：「你且记打！好生与我收着钵盂！待我拿那妖精去来！」土地山神遵领。

这大圣却才束一束虎筋绦，拽起虎皮裙，执着金箍棒，径奔山前，找寻妖洞。转过山崖，只见那乱石磷磷，翠崖边有两扇石门，门外有许多小妖，在那里轮枪舞剑，真个是——

烟云凝瑞，苔藓堆青。峻嶒怪石列，崎岖曲道萦。猿啸鸟啼风景丽，鸾飞凤舞若蓬瀛。向阳几树梅初放，春暖千竿竹自青。陡崖之下，深涧之中，陡崖之下雪堆粉，深涧之中水结冰。两林松柏千年秀，几簇山茶一样红。

这大圣观看不尽，拽开步径至门前，厉声高叫道：「那小妖，你快进去与你那洞主说，我本是唐朝圣僧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快教他送我师父出来，免教你等丧了性命！」那伙小妖，急入洞里报道：「大王，前面有一个毛脸勾嘴的和尚，称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来要他师父哩。」那魔王闻得此言，满心欢喜道：「正要他来哩！我自离了本宫，下降尘世，更不曾试试武艺。今日他来，必是个对手。」即命：「小的

们！取出兵器。」那洞中大小群魔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即忙抬出一根丈二长的点钢枪，递与老怪。老怪传令教：「小的们，各要整齐，进前者赏，退后者诛！」众妖得令，随着老怪，腾出门来，叫道：「那个是孙悟空？」行者在旁闪过，见那魔王生得好不凶丑——

独角参差，双眸幌亮。顶上粗皮突，耳根黑肉光。舌长时搅鼻，口阔版牙黄。毛皮青似靛，筋挛硬如钢。比犀难照水，象牯不耕荒。全无喘月犁云用，倒有欺天振地强。两只焦筋蓝靛手，雄威直挺点钢枪。细看这等凶模样，不枉名称兕大王！

孙大圣上前道：「你孙外公在这里也！快早还我师父，两无毁伤！若道半个不字，我教你死无葬身之地！」那魔喝道：「我把你这个大胆泼猴精！你有些什么手段，敢出这般大言！」行者道：「你这泼物，是也不曾见我老孙的手段！」那妖魔道：「你师父偷盗我的衣服，实是我拿住了，如今待要蒸吃。你是个什么好汉，就敢上我的门来取讨！」行者道：「我师父乃忠良正直之僧，岂有偷你什么妖物之理？」妖魔道：「我在山路边点化一座仙庄，你师父潜入里面，心爱情欲，将我三领纳锦绵装背心儿偷穿在身，见有赃证，故此我才拿他。你今果有手段，即与我比势，假若三合敌得我，饶了你师之命；如敌不过我，教你一路归阴！」行者笑道：「泼物！不须讲口！但说比势，正合老孙之意。走上来，吃吾之棒！」那怪物那怕什么赌斗，挺钢枪劈面迎来。这一场好杀！你看那——

金箍棒举，长杆枪迎。金箍棒举，亮葱葱似电掣金蛇；长杆枪迎，明幌幌如龙离黑海。那门前小妖擂鼓，排开阵势助威风；这壁厢大圣施功，使出纵横逞本事。他那里一杆枪，精神抖擞；我这里一条棒，武艺高强。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汉，果然对手才逢对手人。那魔王口喷紫气盘烟雾，这大圣眼放光华结绣云。只为大唐僧有难，两家无义苦争轮。

他两个战经三十合，不分胜负。那魔王见孙悟空棍法齐整，一往一来，全无些破绽，喜得他连声喝采道：「好猴儿，好猴儿！真个是那闹天宫的本事！」这大圣也爱他枪法不乱，右遮左挡，甚有解数，也叫道：「好妖精，好妖精！果然是一个偷丹的魔头！」二人又斗了一二十合。那魔王把枪尖点地，喝令小妖齐来。那些泼怪，一个个拿刀弄杖，执剑轮枪，把个孙大圣围在中间。行者公然不惧，只叫：「来得好，来得好！正合吾意！」使一条金箍棒，前迎后架，东挡西除，那伙群妖，莫想肯退。行者忍不住焦躁，把金箍棒丢将去，喝声「变！」即变作千百条铁棒，好便似飞蛇走蟒，盈空里乱落下来。那伙妖精见了，一个个魄散魂飞，抱头缩颈，尽往洞中逃命。老魔王唏嘘冷笑道：「那猴不要无礼！看手段！」即忙袖中取出一个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来，望空抛起，叫声：「着！」唵喇一下，把金箍棒收做一条，套将去了。弄得孙大圣赤手空拳，翻筋斗逃了性命。那妖魔得胜回归洞，行者朦胧失主张，这正是：

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性乱情昏错认家。可恨法身无坐位，当时行动念头差。

毕竟不知这番怎么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〇五一回

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



话说齐天大圣，空着手败了阵，来坐于金岫山后，扑梭梭两眼滴泪，叫道：师父啊！指望和你——

佛恩有德有和融，同幼同生意莫穷。同住同修同解脱，同慈同念显灵功。同缘同相心真契，同见同知道转通。岂料如今无主杖，空拳赤脚怎兴隆！

大圣凄惨多时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那妖精认得我。我记得他在阵上夸奖道：『真个是闹天宫之类！』这等啊，决不是凡间怪物，定然是天上凶星。想因思凡下界，又不知是那里降下来魔头，且须上界去查勘查勘。」

行者这才是以心问心，自张自主，急翻身纵起祥云，直至南天门外，忽抬头见广目天王，当面迎着长揖道：「大圣何往？」行者道：「有事要见玉帝，你在此何干？」广目道：「今日轮该巡视南天门。」说未了，又见那马赵温关四大元帅作礼道：「大圣，失迎，请待茶。」行者道：「有事哩。」遂辞了广目并四元帅，径入南天门里，直至灵霄殿外，果又见张道陵、葛仙翁、许旌阳、丘弘济四天师并南斗六司、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者行者，一齐起手道：「大圣如何到此？」又问：「保唐僧之功完否？」行者道：「早哩早哩！路遥魔广，才有一半之功，见如今阻住在金岫山金岫洞。有一个兕怪，把唐师父拿于洞里，是老孙寻上门与他交战一场，那厮的神通广大，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了，因此